人生边上



流水知秋

□李海彬

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，涟漪荡开的时候，秋天便有了形状。

水是最早知道秋信的。天还没凉透，水先凉了，像大地从深处撤去了一把火，水面还泛着夏末的光，底下却已寒了。北方溪涧的水，八月初就开始收势。夏日的暴涨退了，水变得清浅，能看见水底褐色的卵石和偶尔游过的小鱼。白桦叶落在水面上，金黄的一小片，跟着水流打转，被石头拦住又漂走。溪边的苔藓厚了，颜色从翠绿转成暗绿，滑而凉，像摸到了时间的背面。护林员蹲在岸边，用桦树皮卷成的杯子舀水喝，一口下去，眉头微皱——水已经寒了，带着林子里腐殖质的气息。他起身，棉大衣的衣角扫过草尖，草尖上的白霜便碎了，落进土里。没有叹息，只有松鼠把颊囊塞得鼓鼓的，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。这里的秋天来得静，万物都在把该藏的藏进树洞，该晒的摊在石上。

往南，黄河的秋天是另一番气象。秋汛过了，浑黄的河水退下去，露出宽阔的滩涂，滩涂上留下深深浅浅的水痕，像老人手背上的血管。高粱举着火把，从青绿一寸一寸燃成深红——从田埂上望去，大地正在变色。玉米棒子胀破了青皮，金黄的籽实排成整齐的齿，须子焦枯，像老人颌下的胡须，只等农人的手来剥开。河两岸的枣子红了半边，有妇人在滩涂上铺了席子，把打落的枣子摊开晾晒，红的一点一点落在黄土上，像谁随手撒下的朱砂。

黄昏时，风从蒙古高原吹下来，带着干爽的气息把暑气剥尽。黄河水浑黄而沉稳，东流而去，两岸的落叶飘下来，旋在水面上，跟着河水走。草木一年一枯荣，河水千年一东流，落叶入水，只是回家。河堤上，有老农弯腰割高粱，镰刀咬进秸秆，咔嚓一声，干脆利落。他的手腕上有旧疤，是年轻时被玉米叶割的，现在成了褐色的印记。他歇晌时，从腰间摸出旱烟袋，坐在田埂上，望着河水抽烟。抽了两口，忽然咳嗽起来，咳得很深，腰弯成一张弓，脊背上的汗渍在暮色里显出白痕。咳嗽停了，他抹了抹嘴，继续望着河水，烟雾被风吹散，混进暮色里。他不念诗，但他望着河水东流的样子，与千年前某个望江的人并无不同。

翻过大别山，水变得清缓。长江中游的秋天是从水边的桂树开始的，米粒大的花苞藏在叶腋，只等一场凉雨便满城飘香。但那香是暗中来的，先是某条巷口飘出一缕，接着整条街都浸在甜香里，像水一样漫开。稻田还是绿的，但绿得收敛了，开始往金边走，一层一层像水波从远处漫过来。荷塘里残荷立着，空空的莲蓬倒悬，一支支洗尽的酒杯等着秋雨来斟。

青石板路上，偶尔落下一两片梧桐叶，行人踩上去“咔嚓”一声。那声音在巷子里传得很远，惊醒了某扇窗后打盹的老人。他推开窗，看见巷口那棵老桂树：花已经开了，金黄细碎落在石板上，落在水沟里，落在谁家晾晒的蓝印花布上，白底蓝花的布便沾了几点金黄。他不悲秋，只是想起年轻时也曾在这条巷子里，踩着落叶去赴一个人的约。如今人已散了，巷子还在，桂树还在。秋天每年都来，像一封旧信，地址未改，只是收信人换了。

而我的故乡在秦岭深处。镇安米粮七里峡有一条河，夏天涨水时，浑黄的河水急急往下冲。人要蹚过去，就得脱了鞋、挽起裤腿，踩着冰凉的泥沙一步一步挪。那时总觉得那条河太野、太急，像一头不服管束的野兽。如今到了秋天，水退了、清了，能看见河底的石头和偶尔游过的小鱼——与北方溪涧里的小鱼不同，这里的鱼更瘦、更黑，适应着山里的寒凉。

两岸的核桃该打了，板栗裂了壳，柿子挂在枝头，青里泛着橙红。河水倒映着两岸初染的秋色，也倒映着某个午后一个少年脱了鞋站在水里。少年脚心陷进泥沙，粗粝的、带着水草腥气的泥沙，水流从脚踝间穿过，凉意从脚底往上爬，直抵心头。远处山上传来核桃落地的沉闷声响，像大地在深处换了一口气，让人忽然明白什么是时节——不是日历上的节气，是水流触肤的温度，是泥沙在趾缝间的粗粝，是果实坠地时那声沉闷的声响。

那条河从秦岭深处流出来，流过七里峡的村庄，流过少年的我，然后汇入汉江、汇入长江，最后流入东海。

最南的岭南，秋天像个迟到的客人。八月的广州暑气蒸腾，珠江的某条支流里水还是温的，一片从木棉树上落下来的叶子漂在水面，比北方的叶子厚、硬，带着革质的光泽，不像白桦叶那样一沾水就沉了下去。早晚的风里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干爽，秋天在这里只是一个遥远的概念，藏在北方来的冷空气里等待被唤醒。

从漠河到曾母暗沙，秋天沿着水流一步一步走着。它让北方溪涧的水先寒，让黄河的落叶东流，让江南的桂香暗渡，让秦岭深处的河退去了夏日的暴烈，让珠江的温吞里浮起一片不肯沉底的叶子。每一片叶子落在水里便是一封信，从上游漂到下游，从古时漂到今日。

秋风又起，一片叶子落在水面。涟漪荡开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听见了秋天的声音。

我站在水边，等那片涟漪荡过来。涟漪到了，却不是我等的那一圈——那是从上游漂来的，带着北方的寒凉，比风更早一步触到我的脚踝。我下意识地弯腰，想捞起水面上那片叶子。手指触到水面的刹那，凉意从指尖往上爬，像当年从脚底往上爬一样。只是当年我站着，如今却弯着腰。

秋天每年都来。水面上，又一片叶子落下了。

（作者单位系西安欧亚学院）

弦歌

写不好的校训

□李 冰

教师节晚上与朋友小聚后回到家，我寻思着做点什么给这个节日收尾，便想起了母校的校训——学为人师，行为世范。

研墨、铺纸、润笔，我打算写一幅拿得出手的书法，配到朋友圈的文案里以此自勉。

北师大的校训碑立在南门，是启功先生手书，入校就能看见，它是每一名北师人的镜子。我入校第一天在那里留过影，毕业时也在那里拍过照。

学为人师，“学”就是学问。蘸墨捻笔，我重重写下“學”字：它的字头是双手捧着一个“爻”，中间是“宀”、下面是“子”，可以理解为在室内给孩童传授知识。因此没有学问，便成不了老师。

行为世范，“行”就是行为。匀墨落笔，我稳稳写下“行”字：它左边是“彳”，右边是“亍”，本指十字路口或可供通行的道路，引申出来就是选择自己要走的路。因此没有德操，便做不了示范。

两个“为”字重复出现，书法创作一般要避免字形重复，改用不同的写法，我便尝试了三种——为、為、爲，力求多元。

“人”要写得顶天立地，“世”要写得横平竖直，“師”“範”要写得端庄雅正。

墨迹在宣纸上缓缓晕开，可笔画粗细不均，字形大小不一，实在看不下去，我只好重新铺纸再写。

第二遍，“為”字的点撇总不对味儿，倾斜的角度不够好看。于是我拿出手机找到颜体字样：颜字浑厚刚劲，是我一直喜欢的字体。仔细看熟之后，我再次铺开纸张。

第三遍，本来就是冲着临摹“為”字来的，可收束四点时太过急躁，顿笔写成了连笔，还是不行。

第四遍，“為”字终于勉强像样了，可写“師”字的时候，最后一笔悬针竖偏了一点，“範”字的竹头位置偏高，与下半部分脱了节，依旧不满意。

不满意就重写，我总想着一定要写出一幅漂亮的作品，不然发到朋友圈多难看。可越是想写好，心里的包袱就越重，落笔也就越犹豫，拖拉、停顿、回笔、补笔，反反复复不得安稳。

窗外的灯光渐渐熄灭，小区的夜越来越静，可我的心却越来越急。

第五遍、第六遍……

还是不好看，每一遍都有败笔。怎么会这样，是我太急切了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反问着自己。

是该停一停了。我端起茶杯呷了一口，又往砚台里添了点水，重新研磨起来。纸，可以折出格子来，这样写出来会更规整；笔，可以换一支中楷，这样笔画会更饱满。

我告诉自己：不急，还来得及，慢慢写。

第九遍，第十遍……

夜确实深了，眼看就要到凌晨，可我还是不满意，看来今天是发不成朋友圈了。

第十一遍，第十二遍……

看着满地铺开的毛边纸、纸上深浅不一的墨迹，感觉像极了这些年来在教育路上走过的点点滴滴。我停下笔，看着镜中略显狼狈的自己，忽然想起课上那个叫我“别急”的老教师，想起在办公室向我倾诉的学生，想起家长会时家长的质疑，想起拍毕业照时全班的欢呼。

八年的教育生涯不长不短，在我心中留下了许多难以磨灭的印记。回首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，我发现自己似乎始终都在追求完美——不管是备课时打磨教学设计，还是打理班级的日常管理，哪怕是眼前这幅想要展示的书法作品，皆是如此。我害怕出现瑕疵，害怕引发争议，害怕被人误解，于是拼命修饰、反复涂抹，总想把那些不完美的真实掩盖起来。

可是，教育也好，生活也罢，哪有那么多严丝合缝的完美？

启功先生当年书写校训时，想必也曾有过犹豫和修改，但他最终留下的是一份从容和笃定。不写了！我深吸一口气，把所有稿纸都摊到桌面上随意铺开，拿起手机拍下了这一堆狼藉——没有精修的滤镜，没有刻意的构图，只有真实的凌乱和未竟的遗憾。

十三次尝试，我终究没能写出心中那个完美的“学为人师，行为世范”。或许本来就不该强求写得完美，因为校训的力量永远在路上，永远是进行时。

（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人大附中深圳学校）

含英咀华

回眸一语百感生

□张永军

“回眸”这个词，天然带着一种优美的姿态。它不同于猛然回首的仓促，也不同于前瞻远眺的急切——回眸是缓缓地转过身去，目光越过时间的肩头，望向已然走过的路径，眼神里既有眷恋又有审视，既有温情又有清醒。在中国散文的浩瀚星空中，最动人的篇章往往诞生于这样的回眸之际，鲁迅在《朝花夕拾》小引中写道：“我有一时，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：菱角、罗汉豆、茭白、香瓜。凡这些，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；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。”那蛊惑二字下得极妙，回忆既甜蜜又危险，既诱人深入又暗含虚幻，正是这种矛盾与张力让回忆性散文获得了独特的艺术生命。

回眸作为散文的叙述视角，其精妙之处在于它同时占据了两个时间坐标。叙述者“我”立于此刻，目光投向过去，于是“我”既是亲历者又是旁观者，既沉浸在旧日的情境中又能抽身出来加以评说，这种双重性在叙事学上接近于“经验自我”与“叙述自我”的并存。归有光《项脊轩志》里“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盖矣”一句便是极佳的回眸例证：从“吾妻死之年”起，中间横亘着多少无言岁月，作者没有直诉悲伤，但回眸的视角让每一片叶子都浸透了追怀。

回忆性散文最忌滥情，许多写作者一触及往事便涕泗滂沱，文字反而失了分量。回眸视角恰恰提供了情感调控的天然机制：沈从文的《湘行散记》里，写故乡辰州，写沅水上的船只，写码头边的吊脚楼，情感不可谓不深，但语调始终保持着一种温润的平静。这种文字不煽情、不滥调，却让人读出一个游子对故乡风物刻骨铭心的记忆；这种克制正是回眸给予的距离感，距离产生了清晰，也产生了美感。

从更深的学理层面看，回眸视角赋予散文写作者一种超越性的叙述能力。超越性不是凌空虚蹈，而是指写作者能够跳出单一经验的小我，将个人记忆与更广阔的历史、文化相连接。这种连接在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中表现得尤为透彻：史铁生坐在轮椅上回望那座废弃的古园，回望自己15年间的徘徊与沉思，他不只写了母亲的脚印、四季的轮转、园中往来的陌生人，而且将个体残疾的痛苦升华为对生命根本困境的追问。回眸让作者既沉入地坛的草木砖石之中，又跳出个人悲欢之外望见了更为恒久的东西。

在回忆性散文中，日常烟火往往最难写，因为太近、太熟悉了，反而不易找到恰当的审美距离。回眸恰好解决了这一难题，它让写作者得以将琐屑的日常陌生化。汪曾祺笔下的故乡食事，高邮的咸鸭蛋、炒米、焦屑之所以写得那么迷人，并非因为这些食物本身有多么珍奇，而是因为经过了时间的沉淀和距离的过滤。汪曾祺离乡数十载，回眸之际，儿时餐桌上的寻常食物便镀上了温润的光泽。同样的道理，萧红在《呼兰河传》里写她祖父的后花园，写蝴蝶、蜻蜓、蚂蚱，写倭瓜爬上架，写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，那份天真烂漫的背后是成年萧红流离失所、病困香港时的沉痛回眸。

山河远阔的书写同样离不开回眸的视角。古人写山水，常常是在行旅或贬谪之后以追忆之笔出之。比如柳宗元的《永州八记》，表面上是游记，实则是一个政治失意者对山水的心灵投射。他在《小石潭记》中写潭中鱼“俶尔远逝，往来翕忽”，最后感叹“以其境过清，不可久居”，便是他回眸自己遭遇时的内心感受。当代作家刘亮程写《一个人的村庄》，更是将回眸发挥到了极致：他笔下的黄沙梁，那些被遗忘的农具、土墙、驴子和狗，都是他离开之后才真正“看见”的。这种苍凉的诗意，非回眸不能抵达。

回眸视角还有一层妙用，那就是它可以自由调节聚焦的距离。有时我们回眸整个人生，有时只回眸一个黄昏、一个眼神，散文之“散”正在于这种收放自如的分寸。朱自清的《背影》聚焦于父亲在月台上攀爬的那个笨拙的背影，这个细节在当年发生时或许并未引起太大震动，但朱自清在回眸中赋予它沉重的意义。回眸在这里起到了放大和聚焦的作用，像一束追光照亮了记忆中最该被记住的那个角落。

然而回眸也有它的危险。过度回眸容易陷入怀旧的感伤主义，沉溺于“过去比现在好”的幻觉。优秀的散文作家懂得节制，鲁迅在《朝花夕拾》里写童年，写百草园的覆盆子、何首乌，写长妈妈讲的美女蛇的故事……笔调明快清丽，但他同时清醒地知道，那不过是被时间美化了的记忆。他在小引中坦言：“这十篇就是我从记忆中抄出来的，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。”这句“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”真是道破了天机：他忠实于自己的感受，同时有权对记忆进行修剪、补缀甚至改造——只要这种改造服务于更高级的艺术真实。

对于写作者而言，掌握回眸的技艺需要两重修炼：第一重是情感的沉淀，不要急于把刚刚发生的事写成回忆性散文，因为时间尚短、情绪未稳、距离不足；第二重是视角的自觉，动笔之前不妨问自己：此刻我是以什么身份在回望？不同的回眸身份会造就完全不同的文本气质，回眸可以让日常事物显露出它们的奇异，让平淡往事绽放出它们的光泽。

好的回忆性散文读来总有一种特殊的温度，这种温度让我们与往事之间保持着一层透明、可感却不可逾越的介质——时间。有了时间这层介质，痛苦可以被凝视而不至于崩溃，欢乐可以被回味而不至于轻浮。于是，故园旧事不再是私人的自言自语，而是可以与他人分享的精神家园；人间烟火不再是油盐酱醋的琐碎记录，而是升华为一种生活美学的典范；山河远阔不再是旅游手册式的景点罗列，而是沉淀为心灵的方向和精神的坐标；浮生杂忆也不再是喋喋不休的流水账，而是延展为对生命意义的温润叩问。

回眸，让我们在奔流向前的生命中，拥有偶尔驻足的勇气；在不可逆转的时间洪流中，寻得片刻逆流而上的可能。当我们以回眸的视角提笔写作时，既是那个在故园小径上奔跑的孩子，又是那个站在高处的沉思者；既是烟火中的凡人，又是烟火之上的观看者——这正是回忆性散文最迷人也最不可替代的魅力所在。

（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）

艺苑 满树金 贵州省凤冈县第一中学 杨斌斌



征稿

“艺苑”栏目长期征集一线教师原创书法、绘画类作品，请自选10幅作品，将作品拍照后发送至投稿邮箱。发送作品的同时，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工作单位、个人简介、联系方式等资料。

拍照要求：拍摄清晰，无阴影和明显褶皱，可对作品进行电脑修图调色，但不能添加水印和边框等修饰。

邮箱：2606193792@qq.com

全年定价：180.00元 零售价格：4.00元 广告经营许可：京海市监广登字20170213号 印刷：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质检电话：010-65369738